

リピート

重赴

—
—
—

[日]

乾胡桃

作品

丁楠 —— 译

让现在的意识回归以前的肉体，
就能将人生重新来过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リピート
重赴

[日]
乾胡桃
作品

丁楠 —— 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字：01-2014-767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赴 / (日) 乾胡桃著；丁楠译. --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8.1

ISBN 978-7-5143-6464-4

I. ①重… II. ①乾…②丁…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3329号

REPEAT by INUI Kurumi

Copyright © 2004 by INUI Kuru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2004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Modern Press Co.,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INUI Kurumi,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UTTLE-MORI AGENCY, Inc, Japan and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PRC.

重赴

作 者 [日] 乾胡桃
译 者 丁楠
责任编辑 赵海燕 毕椿岚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信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61千字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6464-4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5
第三章	61
第四章	91
第五章	127
第六章	172
第七章	225
第八章	269
第九章	308
第十章	349
解说	381

第一章

1

每当电话铃响起，我总会心有所动。如果有人约我去玩儿，那自然是求之不得；如果对方只是闲来无事，想要聊上几句，我也能借此忘掉眼下的烦恼；如果是对方打错了，或是推销，虽然期待落空难免扫兴，但如果把它当成为单调的生活增添色彩的小插曲，便又觉得情有可原。据说电话里头有些无良的商人，会假借中奖之名推销英文会话教材。至于那些上当受骗的人，他们的心情我很理解——那种时时刻刻盼望着能有人打来电话，把自己从穷极无聊的日常中救走的心情。

那通电话是在九月一日，星期天下午打来的。大学暑期还未结束，但在下半学期的课程开始之前，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必须准备妥当。因此从几天前，我就把自己关在屋里，百年不遇地发奋起来。

铃声响起时，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表，刚过下午四点半。

随着踝关节上的“咔吧”一声响，我连忙站起来，快步穿过房间，

在第二声铃响结束前迅速提起话筒。

“喂，您好。”

“打搅了，请问您那边是私人住宅吗？”

电话里传来一个低沉但穿透力强的成年男子的声音。

“对，是。”

我姑且做出回应，心里却在纳闷：真是通古怪的电话，明明是你打过来的，怎么反倒问起我来了？

“请问您是学生吗？”

“是……那个，不好意思，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心想可能是推销之类的电话，我却没有挂断，继续回应了对方。似乎有某种像是预感的东西驱使我了。

果不其然，男子毫无预兆地说出了奇妙的话。

“从现在算起约一小时后，下午五点四十五分，将发生地震，三宅岛震度^①4，东京震度1，届时请您留心确认。我再重复一遍，从现在算起的一小时后，五点四十五分，将发生地震，千真万确。”

“啊？”

我愣头愣脑地发出一声，对方却只顾自说自话。

“还有一点很重要，这通电话的内容，请务必不要向他人提起。那么万事拜托了……呃，方便询问您的姓名吗？”

我犹豫了一下，心想也没什么要紧的，便如实告诉了他。

“我姓毛利。”

① 日本震度，指地震破坏力，从0到7共十级。

“毛利先生是和家人一起住吗？”

“不是……”

“自己一个人住，原来如此。那么，请不要给任何人打电话，一个人等候结果出现。过后，我会看准时间，等毛利先生差不多确认结果了，再致电给您。在那之前请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任何细节。那就这样。”

“请、请——”

就在我要说出“等一下”的时候，电话被挂断了，只传来“嘟、嘟”的电子音。我茫然地放下话筒。

刚才这个算什么呢？

避难通知？不对，地震这东西，根本无法预测。

退一步说，就算可以预测，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告诉我这样一个学生呢？

一阵冥思苦想后，我得出了结论。简而言之，刚才那个应该是某种新型的恶作剧电话。随手按下一组号码，对接听者进行类似预言的通告，让对方六神无主。或者，也可能是某个我的熟人，为了戏弄我才打来的。但是对于那个低沉的嗓音——那个听起来像是三十多岁成年男子的嗓音——我却毫无头绪……

管它呢！我吐出一口气，回到写字台前，眼睛却下意识地望向柜子上的闹钟。

四点三十八分。

刚才那人说的应该是五点四十五分吧？换句话说，还有一个小时零七分钟……

想到这里，我用鼻子哼笑一声。并非对那些荒唐话信以为真，但

自己像这样计算着余下时间的样子，客观地说，有那么一点儿好笑。

但是心中有个角落却又在想，若地震真的来了才有意思呢。当然了，那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我想换个心情专心学习，可是一度中断的注意力却迟迟不肯恢复。我把资料上的铅字看来看去，却始终看不进去。回过神来，眼睛又在盯着柜子上的闹钟，确认当前时刻。还剩五十八分……五十二分……四十九分……

“不行不行！”我出声告诫自己。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等那个时刻真的到了，预言却已被我抛在脑后，忘得一干二净。

就在这时，我感到了轻微的摇晃。

地震了？

不是错觉。我猛地抬起头来，灯绳正微微晃着。此时，我终于想起了先前的电话，慌忙看向柜子上的闹钟——

下午五点四十五分。

2

我赶紧打开电视，里面正在播放少儿动画节目。我屏住呼吸，一声不响地盯着那画面。

大约两分钟后，随着为吸引观众注意的铃声响起，画面上方开始打出紧急通报的字幕：

——今日午后五时四十五分，东海一带发生较强地震，并在以

下地区观测到3级以上的震动。

——三宅岛震度4

被他言中了。五点四十五分发生了地震，三宅岛震度4。时间也好地点也好，都给他说中了。怎么可能有人成功地预言地震？

电话再次打来是在一个多小时以后，眼看就要到七点的时候。

尽管一直在等电话，起身时我却不紧不慢地，直到铃声响过五次以后，才缓缓拿起话筒。

“喂，您好。”

“是毛利君吧？”

不出所料，还是先前那个男人的声音。几小时前还称呼我“毛利先生”，如今变成了“毛利君”，不难体会到对方的优越感。

“对，是我。”

“怎么样，已经知道结果了吗？”

“嗯，确实是地震了。”

“地震的前后，毛利君都没有向任何人提起预言的事吧？”

“没有啊……哦，我的意思是，绝对没有。”我下意识地修正了自己的措辞。

“挺沉得住气嘛。”

男人略为不满地说，大概是希望我能更直白地表达出惊讶之情吧。我揣测着对方的心思，赶紧补充说：

“不不不，我吃惊得很，而且有很多问题想问……那个，为什么您在事前就知道要发生地震呢？还有，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告诉

我呢？”

我与其说是在就实际感受进行提问，更像是在揣测对方期待我提出的问题，再把它们列出来。这种状况真是奇妙。

“哦，对了，”我补充问道，“话说回来，您到底是什么人呢？”

话一出口，我又担心起来：眼下还不到质疑其身份的时候。今天发生的这些，虽说直到现在都没什么实感，但是静下心来想想，事情确实不可思议。而预言背后的谜题单靠一己之力又不可能解开，所以无论如何都要让对方将实情吐出来，在那之前不能得罪了他——我的理性如此运作着。

“毛利君显得很冷静嘛。我这样说可能会有些失礼，但在我看来，你对这件事似乎相当感兴趣。”

男人如此回应了我，心情似乎并未受损。“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鄙姓风间。”他自报家门说。

风间？写作汉字是“风间”二字吧。虽然不像田中、铃木那么常见，但风间这个较为罕见的姓氏应该不是化名，我想。

“至于先前的那通电话，为了让你我今后的对话成立，我有必要事先取得你的信任，于是便有了一开始的那场表演。”

男人如此切入了主题。我默默地听着，不打算放过一字一句。

“毛利君是不是在想，我为何能够给出那种预言？”

你想让我说什么呢？不就是因为我怎么也琢磨不透，你才能把我为难到这个份儿上吗？

“呃，比如说，你有预知的能力——”

我试着用连自己都觉得荒唐的想法打开局面。

“不会不会，怎么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讲，类似于这种特殊的能力，很遗憾，我并不具备。”

当即被否定了，说的也是。

“我是个极其普通的、随处可见的人，但前提是从能力的角度出发。不过……我有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经历。”

常人无法想象的经历……去冲绳旅行时，我曾被响尾蛇咬伤，以此事例为典型，在特殊经历上我拥有不落于人后的自信，但我依然无法预知地震。

“让我给你一点提示好了……我能预言的，并不仅限于地震。”

“所以说，还有什么？”

“说得夸张一点，这世间的万象，我都了如指掌。”

“说什么——”蠢话！我欲言又止。沉默持续了片刻，得说点什么。

“没有预知的能力，没有进行预知——那么，您只是把已经知道的事情说了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当前这一时刻，您已经经历过一次了。”

“换句话说……”

这太荒谬了！

“您……来自……未来？”

于是，电话线的另一端传来男人冷不丁的笑声。笑声犹如被钩在喉咙深处，吊着嗓子惹人不快，吊得我都觉得自己可笑。哪有这种事呢？简直异想天开！

谁知男人收回笑声说：“没错，答得漂亮……正如你所言。”

“怎么可能？这也——”

我摇摇头，感到一股寒气。他一定是疯了，要不然——还能是什么呢？

男人低沉的声音在我已放弃思考的大脑里长驱直入。

“觉得很蠢，对吧？我当然清楚，不可能这么轻易就使你相信我。是啊……正因为如此，我才进行了那场表演。在现实中确实发生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感想如何啊？毛利君已经确认过了，不是吗？并且认为那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一件超乎常理的事。可是，我若当真如自己说的那样，是个来自未来的人，并且已经一度体验过此后发生的种种事情，又会如何？只要接受了这一现实，今天的表演——换个说法，预言，在毛利君看来也就变得寻常无奇了。”

我的思绪宛如坠入云里雾中。为了解释一件难以置信的事，从而扯出另一件难以置信的事——这便是我的真实感受。

“我希望毛利君能够像这样，顺着一级一级的台阶，最终将我所经历的重赴，即时间旅行接受为现实。是啊，若能让毛利君亲身体验时间旅行，自然是最为直接、最为妥当的捷径，但遗憾的是，此事目前还无法实现。不过，我仍然希望毛利君能够相信我所说的话。为此，哪怕是旁证也好，我都会尽力出示。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进行了那场表演。事情就是这样。”

男人说完便不再开口，似乎认为我需要些时间消化对话的内容。

“那个，刚刚，您好像说‘经历的重赴’？”

“对，回到过去的自己，我们称之为‘重赴’。”

“回到过去？”

“没错，把时间倒带，让自己的意识回到过去某一时间点的自己的身体里，并且是在保有现今全部经验和记忆的情况下。换句话说，带着未来的记忆回到过去的某个时刻，让自己的人生重新来过——我们将这一过程称为‘重赴’。”

“我们，您是说‘我们’吗？”

对话间隔了一瞬。

“不错……除我以外还有其他同伴，所谓的同行者……我称其为‘访客’。作为下次重赴所招揽的访客，如今命运的指针指向了毛利君，情况就是这样……毛利君的意向如何？”

问我意向如何，我只觉得混乱，脑袋里一片混乱，不是能够对事物进行理性思考的状态。我任由自己乱成一团，只顾继续发问。

“那个……您这是在邀请我吗？这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什么，选中了我？”

“我随手抽选了电话号码，拨打过去，正是你家。仅此而已。”

果然如此。不过换算成概率的话，一定是个了不得的数字，比中彩票还玄乎，居然就这么误打误撞地落到我头上……

“你不妨这样设想一下：能够上溯时间，回到过去的某时某刻，将人生重新来过，梦境般的体验成了现实——此事若被世人知晓，可想而知，无人不为之疯狂……哦，在此之前还有能否取得他人信任的问题。即便如此，假如我将一切公之于众，将今天展现给毛利君的环节，譬如借助媒体的力量披露于国民面前，并如此反复数次，想必除去顽

固不化之人，大多数国民对我时间旅行的经历都会深信不疑吧。”

我边听边叹出鼻息。

“那么，倘若我扬言说，这一系列表演是我所主办的旅行团的募集活动，任何人皆可体验一番。如此招募同伴的话，事态又会如何发展？势必会有大批民众——甚至几乎是全体国民——蜂拥而至，争先恐后，强烈要求参与其中……然而遗憾的是，实现全民的愿望终归是不可能的。有幸与我同行的人，至多不过寥寥几位。对于其他留守者，纵使深表歉意，恐怕也难以服众……如此一来，即使我想增加同伴也无法公开募集。”

寻求时间旅行的旅友——联想到这样一则广告，我觉得十分好笑。

“反过来说，如果全体国民都是潜在的志愿者——做出如上假设的话，便没有进行公开募集的必要，单由我这一侧来筛选就可以了。但若自问是否有权力去划分得救之人与无救之人，我想恐怕是没有的。因此，本着机会均等的原则，在随意挑选电话号码拨打的过程中，我选中了毛利君，事情就是这样。”

话筒里淌出男人滔滔不绝的说明，我只是默默听着。说明的内容姑且理解了。理解了，却没有将其与这现实世界以某种形式相连的实感。我仿佛回到了高中时代的数学课上。

男人的话仍在继续。

“只不过，毛利君如果是个无法保守秘密的人，或者对我的这一番话嗤之以鼻，抑或，虽然相信却没有参加的意志，认为人生这样就好，无须推倒重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我看来并无大碍，只要再打电话去别人那里，再进行一次预言，重新判断对方是否相信，是否有意

成为我们的同伴就是……毛利君会怎样抉择呢？的确，突然被灌输时间旅行如何如何，是会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要你现在立刻相信，怕是太勉强了。此事并非万分紧迫，时间尚且充裕，请你仔细回味今天的对话，过后我会再与你联络。此外，虽然已再三强调过，时间旅行一事还请务必替我保守秘密，拜托你了。我若得知毛利君将此事泄露给他人，便只当毛利君主动弃权，进而取消今后的一切联络。请你三思而后行……那么，下次电话里见。”

“哎？”

就这样，通话再一次被单方面挂断了。

4

回到过去，重塑人生。

这句话对我来说充满了不可言喻的魅力，甚至可以说充满了蛊惑。

不过，这种事当然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这种想当然的事情是不可以存在于世的，我这样认为。尽管如此，我却发觉自己正在梦想着它。

保留现有的记忆，回到过去的自己，如若成真，那将是回到哪里，又能实现什么？

假如回到三年之前，大一的夏天，涩谷的居酒屋举办少林寺拳法同好会酒会的那一天。散会后，我按原定计划与和美会合，两人登上道玄坂，决意走进了酒店。

我是第一次，结果是惨败，那是段羞于回眸的记忆。若能回到那天之前，重新来过……

事情会如何发展？她想和我进行第一次结合，我对她的性偏好了

如指掌，但我要装作一无所知。我觉得自己有些狡猾了——这就好比明明知道礼物的内容，却偏偏要问上一句“是什么呀”，表现得毫不知情。不过，无伤大雅吧。

然后，我要重新来过。如果那晚进展顺利，事情又会怎样发展？

如果那晚进展得顺利，我便可能不被和美嫌弃。换作现在的我，她在想些什么，又想做些什么，大体上都能把握。是啊，在那之后只要我周旋有方，说不定能同她交往下去。

然而……这又能成就什么呢？事到如今要我同和美重修旧好……这当真是今时今日我最大的愿望吗？

并非如此。我没有想同和美破镜重圆，我只想把那次初体验时的失败从记忆中抹去。我的愿望仅限于此。

是啊，现在的话应该不会犯那种错误了。好好表现，让她觉得不枉和我睡那一觉。这样一来，在她那里这次才是事实——我在初体验上表现出色。可是……在我又如何呢？此事周遭无人知晓，只有我心知肚明。就算回锅后的初体验令人回味，那记忆自身并未从我脑中消去。即便他人不知晓，对我来说那次失败依然是无法篡改的事实，不是吗？

或者——另一个女孩儿的脸浮现眼前。河野，高中时代的同班同学。请求交往被拒绝后，我旋即对她死了心。如果现在回到那个还是高中生的自己——

对面是十七岁。我呢，模样回到了当时，所以同为十七岁，内在却和现在无异，换句话说，二十一岁。当初那个令人神往的姑娘，如今在我眼里不过是个小我四岁的丫头……怎么样？我这边，当年扭捏的自我意识已荡然无存。她那边呢，被十七岁的娃娃们簇拥着，从我

身上顿时感到一股年长的魅力，为我倾倒——这样的场景，单就可能性来说还是有的。

若能同河野交往，高中生活将是蔷薇色吧，我梦想着。然而，这也不完全是件好事。一旦变回了高中生，大学就不得不再考一次。以现今的学力去大学应试，能通过吗？还有，回到高中时代就意味着小久保的那堂课也不得不再出席一遍。呃，可能的话还是饶了我吧……

诸如此类愚蠢透顶的念想在不知不觉间已使我沉浸其中。我日复一日地斥责自己应将意识集中于现实。总之，在下半学期开始之前，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必须准备妥当。

至于而后好歹完成的这份报告，就连我自己也不敢恭维。不出所料，报告提出三天后，周二的讲习结束以后，我被传唤到了教授研究室。

“毛利君……到了这个节骨眼上还来这个，不太像话吧？”

“十分抱歉。”

教授戴着黑边的眼镜，额发日渐稀疏。我由衷地尊敬他，因此越发蜷缩起身体来。

“工作，已经定下了吧？”

“啊，是，得到内定了。”

“那就更得加把劲儿才行。”

走出教授房间的那一刻，我的内心充满了羞愧。

而在这种时候，我又考虑起那件事情来。

若像电话中的那人所说，当真可以回到过去，那么毕业也罢，就职也罢，在我这里终将变得没有意义，不是吗……